



退群的「茶叶蛋」小姐

◎施群妹

晚上打开微信,看到家族群有人发了个红包,马上点进去,捡了个漏,得到2.78元。有人问:“茶叶蛋”小姐呢?好久不见她了。

“茶叶蛋”小姐是年前表弟正式宣布的女朋友,春节里家族成员聚会的时候,我们都与她见了面。在饭桌上,表弟把她拉进家族群,她与我们的距离一下子变得很近很近,加上她比较开朗大方,马上与我们打成一片。我拿过手机对阿姨说,家族又添新成员,进了群,就是我们家族的人了。阿姨笑容里的幸福溢于言表。

不久,就传来他们定下的婚期时间是5月3日,当时,还说今年5月3日是工作时间,怎么安排在这天?但,这又有什么关系呢,只要是喜庆的一天。

所以我很期待这一天,家族成员又可以聚在一起热闹一番。

现在,有人这么一问,我去翻看群成员,果然已不见了“茶叶蛋”小姐。怎么回事?她是什么时候退群的?

阿姨的头像冒出一句:茶叶蛋已经碎了。

表弟的头像跟了一句:未熟的茶叶蛋,吃不得。分了。

群里变得非常热闹,一言一语里,我终于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。

造成表弟与“茶叶蛋”小姐分手的原因出在聘礼上。阿姨家打算按照一般行情,聘礼发个28.8万元,房子、车子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因为准备这房子车子,已经花去了阿姨家差不多全部积蓄。现在还能拿

◎江泽涵

上完一堂写作夜课,腹中已饥肠辘辘。妈妈准备为我下一碗“宝石面”。这面是妈妈的独门手艺,名字是我起的,因为面汤呈红、黄、绿三种主色外,又隐现橙、白、青三调,汤汁微起涟漪,色泽即闪耀。可这食材并不奇特,无非青菜、番茄和鸡蛋,再加个蒜头。

在我周岁时,父母南下打工,将我交由奶奶抚养。妈妈回来那年,我已十一岁,但是我的食量一直很小。“你和奶奶做的菜都不好吃。”我说。“你要生在我那个年代,非饿死你不可!”妈妈虽这样说,还是有意地学起厨艺来。“小太公,你多吃一口可以么?”她怕我会吃腻,留心学各种菜。我三餐喜食米饭,当身体有恙,或劳累过度时,却偏爱面食,妈妈于是又去学面点。

这碗“宝石面”就做得相当艰辛。最先的做法是,锅底冒泡,番茄和青菜一锅煮,半沸时下面,沸开即打鸡蛋,加猪油,成品是白里透红的清汤面,大多是妈妈自己吃掉的。妈妈半是自己琢磨,半是请教老主妇,掌握了不少要领:汤色要鲜艳,每一辅料要入味,需单独炒,加盐;煎鸡蛋要嫩,就加一勺水,油锅要红热,一铲二铲,凝固即出锅;青菜切段混面条里就糟乱,宜选体型小的,掰成片,六成熟即出锅,再浇凉水,可防止变黄;番茄最后炒,到油呈橙红色时,加水,水开下面,二度沸开,连油带水倒上青菜,再拍蒜头;蒜香从沸水中弥漫开后,倒入鸡蛋。步骤十分烦琐,只要一

出这笔聘礼钱,阿姨家已经不易,毕竟是普通家庭,表弟大学毕业还没几年。阿姨想着:如果女方这聘礼钱能退一些,那么办酒席、装修房子的压力就能小一些。

一开始,“茶叶蛋”小姐家的意思是再购买一辆车。阿姨他们觉得没必要,家里刚买了一辆车,再买一辆过来,这日常的开销就会大很多。但后来,阿姨也认为可行,毕竟两个孩子上班的地方没在一起,只有一辆车是很不方便的。

谁知,后来“茶叶蛋”小姐家又提出,聘礼钱要再加个几十万元。算上聘礼钱,自家也出点钱,“茶叶蛋”小姐家要再买一套商品房。这下阿姨可慌了,婚房是几年前刚造好的,在规划好的新农村,房子都很漂亮,在城里人的眼里称得上是别墅。老房子出租给了外来务工人员,收点房租也挺好。阿姨已经做好了准备,万一小两口不喜欢与老人同住,自己可以回老房子住。

再买套商品房做啥呢?又不是没房。阿姨想不通了。

一段时间下来,为着这聘礼,表弟与“茶叶蛋”小姐的感觉也淡了,逐渐淡出视线。

后来,家族群里约定,五一节,我们还聚会,去外婆的老院子里烧烤。我们还能热闹一场,就是没有了“茶叶蛋”小姐。

当然,“茶叶蛋”小姐还会加入新的家族群,表弟还会有“荷包蛋”小姐或者“西瓜”小姐,但是我们的心里总是觉得有点淡淡的惆怅。

于是,每个人都给表弟发了个安慰红包。但还是没有冲淡这份惆怅。

马虎,色香味都达不到效果。

色与香终是开胃的钥匙,味道才关键,汤汁鲜口,挂面劲道,青菜生脆,番茄酸甜,鸡蛋松嫩。当然,也试过加肉丝、鸡块、海鲜等,但发现这些都是多余的,只会破坏掉原味。

我曾认为妈妈凭这份手艺足够开家面馆了。如今想来,若换由旁人来尝“宝石面”,恐怕感觉一般,它只是正合我的口味罢了,妈妈是完全依着我的口味来不断改进的。

我一直很挑剔:咸了!淡了!太熟了!有点生!妈妈下次就相应调改,可我试吃后,还是如此。“到底是咸了淡了?”老实说,我也掂不准。还是妈妈摸清了我那刁钻的口味,肉类要红烧,要咸,要有嚼劲;海鲜要水焯或清蒸,要稍淡些,火候要正好;蔬菜要清炒或凉拌,要清淡,要偏生脆。相对妈妈来说,我的口味明显偏清淡。如果和我一起吃,她总是按着我的口味来的,而她自己再蘸酱油。

家常菜最考究功夫。所谓功夫,半是诀窍,半是耐心。家庭厨娘大抵是从日常三餐中练出来的,私房菜未必上得了大台面,厨娘练的也未必是厨艺,而是从数十种做法中,千百种口味中,经过无数次试错,最终寻求到一种与食子味蕾相吻合的口味。我们会吃厌酒店、饭馆里的佳肴,却吃不厌妈妈的菜,可能就是这个缘故。

“宝石面”的做法我早已烂熟于心,就是缺点细心、耐心。我每当想吃了,提前向妈妈说一声就可以了。改天,我也做一碗给她吃。

出走的娜拉

◎雨田

周四早上,5点45分,我准时醒来,起床,做了两份米饭鸡蛋饼,煮了一锅牛奶麦片粥。自己随便吃了一些,然后洗漱,换衣服,拎上包,悄悄出门,如同正常上班的模样,只是手上了多了昨夜整好的简易行李。站在门外,我有点犹豫,这样好吗?老公和儿子都不知道呢。但我又嘲笑了自己的婆婆妈妈,坚定地下楼,坐地铁到火车站,取票,候车。

其实也不过是杭州而已,高铁一个小时的行程,又不是私奔远方。我看了一会儿《阿勒泰的角落》,一个叫李娟的女人,在阿勒泰做着裁缝,卖着百货,简朴而贫穷的生活于她却是干净明亮的。可是她说,没有遗憾吗?那就是“没有爱情”。每个女人都幻想爱情,可是爱情如此美好,婚姻却让我们如此疲惫。

快到杭州时,闺蜜有容在微信上远程指挥,告诉我下车坐地铁到龙翔桥,离宾馆就很近了。我依照指示行动。她大学时就是大姐大,现在是人民警察,习惯了被我们依赖。在延安路上,我还是迷了方向,好在嘴勤,终于找到了眼皮底下的宾馆。有容说她下午没空,要晚上才能过来。我登记入住,就出门逛去。

西湖,在杭州上大学时,曾经觉得它有些名不符实,可是离开后,一年又一年地回去,却发现它真的是百看不厌。三月的西湖,柳枝儿带一点不易察觉的新绿,桃花未花,可湖面上笼着的天青色薄雾很有诗意。我就沿着湖边走,因为是工作日,游人相对少了许多。路旁的咖啡座,有低头交谈的情侣,在阳光下晒他们的甜蜜;有一个戴着礼帽系着丝巾的老外,坐在长椅上看书,简直是岁月静好的写照;柳浪闻莺,有一群头发花白的摄影爱好者,架着一溜的长枪短炮在拍水鸟,昭示着对生活不绝的热爱;有一个老太太对着西湖,细细地翻看她的存折。我不由一乐,不知风景与银行里的数字哪个更悦目?我想,诟病西湖的时候我还太年轻,觉得惊心动魄才算美、惊天动地才是爱,不能接受生活的悠然与闲淡。

走到雷峰塔下,我看了下时间,然后沿着南山路折回。一直喜欢南山路上的法国梧桐,高大,密集。夏天时浓荫清凉,秋天时黄叶铺地,春天时却是干净通透。如果生活也可以这样四季轮换就好了。回到宾馆,烧水、泡茶,蜷在沙发里继续看书。我喜欢李娟,同情离春天只有二十厘米的那只雪兔,以及在风沙肆虐的荒漠里喂养的那条金鱼。

下午5点,正常的下班到家时间。没有电话。那一头的家似乎没有因为我的缺席而大乱。前几天,我对儿子说:我想去外面走走。他说:去哪里?我说:不告诉你。他有点不悦:你又不是青春少女,还玩离家出走?我差点被噎住:我不能单独一个人外面散散心?他说:你心情不好吗?我说:是的。他问:为什么?我狠狠心说: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样子。他看我一眼说:随你便。

金华的闺蜜鱼儿听闻我要去杭州看风景,也跟着来了,加上杭州的有容和红,晚餐就成了四个女人的聚会。我们点了精致的菜肴,要了一瓶红酒。聊着聊着,就成了控诉大会。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她们有的说另一半懒,油瓶倒了都不扶;有的说另一半不买菜,不做饭,她出差,孩子跟着老爸吃方便面。我说,我受不了男人经济上的不担当和不上进。鱼儿叫起来,你家男人会做饭,而且还那么帅!我没想到,那个人为我做了十八年的饭,我全当是理所当然的。红比我们年长几岁,是我工作之交演变而来的朋友。生活里,她看似强势的一方,总是她在操持一切,可她说,即使老夫老妻,女人也要会撒娇,会示弱,女人的强大会让男人找不到存在感,所以别要求太多,婚姻需要的是欣赏与包容,偶尔你哄哄我,我哄哄你。她的话让我们仨醍醐灌顶,看来在婚姻中修行需要真功夫,与生活直面相对、见招拆招,而不是纸上谈兵。我以为在这么多年的婚姻中,我一直在反思,在检讨,在改善。那个晚上,我才明白,高高在上的那个人是我,自以为读书写字便是灵魂高贵,便傲然俯视别人的安耽与世俗。精神伴侣、共同语言,是我们所要的,一个安定温暖的怀抱、一顿舒适可口的晚饭,不也是我们需要的?

第二天,红开车来接我和鱼儿去看梅花。在梅家坞吃了很有特色的中饭,然后沿着白堤走路消食。晚上,又去了河坊街,喝酒,聊天。我们偶然做一回纯粹的女子,不是母亲,不是妻子。我尽兴享受这个给自己的短暂假期,何况找到了问题所在。

周六,睡到自然醒,然后打道回府。我进门,家里的两个也没吭声,就当我不下班回家。晚饭桌上,依然有我爱吃的鱼和蔬菜。突然,我对着空气说,谢谢!那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。

第6107期 配图 施雷泽 投稿邮箱:essay@cmb.com.cn